

回忆录（初稿）



---

# 回忆录

---

海平居士



2025-7-5

25 届招生结束

写于家中

## 目录

前言 .....	2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 .....	4
第壹则 赶洋文急智夺课 守国文肃言护期 .....	1
第贰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作“牛”声众生默 .....	2
第叁则 郭海平临屏课体勤 沈贵客窃号录文忙 .....	2
第肆则 刘达课设英文歌 稚子声呈百态殊 .....	2
第伍则 争锋课堂竞举语 破茧终成见舵功 .....	2
第陆则 小礼堂困盹遭掌掴 隔双座传警为奉师 .....	0
第柒则 双怡映照严师影 一谑失言同窗情 .....	2
第捌则 点笔检讨事件 .....	2
第玖则（待续） .....	

## 前言

本册中的文章仅仅都是对初中趣事的一些回忆。

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。

当时，我的年龄比较小。如果在预初或者初一，那么只有十二三岁；如果在初二或者初三，那么也只有十四五岁。

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，我们会觉得小学生，哪怕读到了五年级、六年级，都是比较天真无邪的；而当我们看待高中生时，往往就会用一种成人的视角来对待，觉得他们已经要步入社会，思维方式也应当与社会人一致。很明显，初中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桥梁作用。

男生的变声期一般也都在初中，刚进初中时大家基本都是童声，而步入高中时很少有男生还没变声。生命科学、道法、心理课本上也都说，初中是孩子们第二性征发育的关键阶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步入初中时，和走出初中后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两个样子了。

很多人都觉得，对小学的记忆已经模糊了，更不要提更早的事情了；但高中发生的事好像都历历在目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也和这有关。随着孩子们进入青春期，大脑进一步发育，我们不仅在身体上发生变化，心智上也变得成熟，能懂得更多道理，记得更多事了。

初中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心智不似高中、大学那般成熟，也不似小学那般啥都记不住。我们或许记得大部分事，但当时的思维可能是孩童性质的，对很多“新”事物，又畏惧、又好奇，在不断的接触中，我们的思想慢慢地“成熟”。正因如此，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回忆是特别珍贵的。虽然我的高中生活也很有趣，但我更想先把初中的事情说一说。也是正因如此，我不想花太多笔墨，去记叙一些流水账，或者是一些没什么色彩的事情——我更想聊聊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触发孩童心灵有所思考的，“有意思”的事情。它们或许很微小，但我觉得挺有意义——为什么？因为那时我的那种想法，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

这本回忆录的大部分地方，我都采用了文言的形式来写。有时候，文言的文字更加紧凑，在写小故事时，我觉得它能把情趣传达得更好一些。我的文言水平十分糟糕，属于是打酱油都比不上的那种，不过，拙劣的水平也有一个好处——半文半白，能让大部分人更易理解。

为什么现在急着写呢？其实，每个年龄段的我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正在大学阶段（大二），人生实则也尚未塑形。或许过了几年，对很多事物的认识，又发生变化了呢？小时候的心智很独特，但那时不会用纸笔记录，只能靠现在回忆，但现在既然有记下来的机会，为何不试试呢？如果现在不写，过

几年，或许又要费力回忆今天的思想、态度与感情，甚至可能要遗忘了。

构思已久，今年7月才开始提笔，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一个契机（其实也可以说是冲击）。可以看列在第零则的故事。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故事描述中，可能存在一些夸张，或者不可避免的记忆模糊，纯属正常。

小故事中难免出现一些老师、同学的姓名，老师的信息，由于本身在学校各平台就有公布，因此有时我就透露了姓名。为保护同学的隐私，所及之处我尽可能都做了处理，没有把真名泄露。有的地方，势在必行，也尽可能做了保护。后续，如果能得到准许，我才会把名字写出。

现在的内容只是初稿，文字水平拙劣，恳请读者指正！

郭诣丰

2025年7月5日星期六

第零则 招生毕错失景行 忆竞赛夙惟此君

（待续）

## 第壹则 赶洋文急智夺课 守国文肃言护期

国文，主科也；洋文，亦主科也。二者可得兼乎？可也。若否，则无博学之士矣。

余自预初至初二，国文先生姓陈，名琦，良师也。然性刚严，无人敢忤之。自初一至初三，洋文先生，姓王名珊。稍年轻，入校为师未久。其性温，生多喜之。然督默写尤勤，夙夜批改不辍。

一日，忘初一或初二，近期中之会试。众皆知，国文先试，洋文后一日或二日而试。会试期间，课皆停。巳时，将试国文。晨间自修，众皆温习国文于课室，背默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云云。

经时不见老师，众皆稍懈。珊忽入，携《优化作业》而令曰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将评讲答案也！”众亦知洋文将试，而评讲进度不及，咸从之。其速奇快，见缝插针，欲少顷而毕之。余亦听讲，忽见琦信步而来，至班门口，脚步稍迟，见内状，神色不悻。众生觉之，惴惴。珊亦觉，遽问曰：“有事乎？”余见琦之容色忽故作稍霁，对曰：“啊！无事，无事。”遂退去。余见珊评讲之速愈疾，俄顷即毕之。一众皆复归温习国文之试也。

事后，课间小歇。余好诣办公室游观，与师攀话。方圆，前排之女生也，其不好众女之所好，唯爱赴师所谈天说地，其好与余相合。我二人至办公室，先至珊之位，视其批改作业。少顷，珊忽悟，自语道：当致歉也。遂起身趋，至琦之位而致歉，言

其本无此意，不巧恰占国文之时。我本以琦当宥之，速而简，不料琦正色道：“今日乃国文之会试，此辰光乃我所用，子假以洋文，则生当如何应考？”珊一再谢过，方容色稍和。又见我与方圆二人抚办公室之杆而立，如观戏然，勃然大怒，喝曰：“汝二人于此处何为？可速退！”二人平日亦爱于琦之位伫观其批改，习为常，今忽见其怒，大骇，远遁回班，一日不敢再探。遂不知后之情也。

后余常思之。琦，国文之良师，为师有道，为人有严；珊，亦洋文之良师也。洋文细碎，生词繁多，非国文之篇篇课文可比也，课业之难于平日所毕，常态也。珊为洋文之师，不似或师弃少许作业于不顾，务必尽晓众生，不可不褒。其见自修时无他师莅止授业，故急欲假少顷而毕洋文之业，可见其亦见缝插针，细算精打。琦、珊，皆明理者也，其于众生之前，隐忍相让，然珊之好心，珊之敬职，终为琦所不快而呵斥。琦有何过邪？亦无也。国文先试，揆诸情理，晨课当为其所有，讲评唯乃其可入。

此事记忆犹新。不论校规之事，日程之松紧，单论此事，谁人之过也？所幸二师之互谅，不致为生所窥。余若今后从此业，经此等之情，则何以判之？时之众生，为会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其最喜二师大斗于门庭，互不相让，可供拊掌也。然余少时之思已不止于此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。

白话译文：

语文是主科，英语也是主科。这两门课能同时学好吗？当然可以。如果不能，那就没有班里的大佬了。

我从预初到初二，语文老师姓陈，名琦，是位好老师。但是她性格刚强严厉，没人敢违逆她。从初一到初三，英语老师姓王名珊。稍微年轻些，来学校当老师时间不长。她性格温和，学生大多喜欢她。但是她督促（我们）默写特别勤快，从早到晚批改作业不停歇。

有一天，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，临近期中考试。大家都知道，语文先考，英语晚一天或两天考。考试期间，所有的课都停了。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（巳时），就要考语文了。早上的自修时间，大家都在教室里复习语文，背诵默写《爱莲说》、《狼》等课文。

过了一段时间不见老师来，大家都有点松懈了。突然，王老师走进教室，拿着《优化作业》要求说：“拿出《优化作业》，马上评讲答案！”大家也知道英语快考试了，而且评讲的进度没赶上，就都听从了。她讲得速度极快，见缝插针，想一会儿就讲完。我也在听讲，忽然看见陈老师慢慢踱步过来，走到教室门口，脚步稍稍迟疑，看到里面这情形，脸色就不高兴了。学生们都察觉到了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王老师也察觉了，情急之下就问道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我看见陈老师的脸色忽然故作稍微缓和了些，回答说：“啊！没事，没事。”就离开了。我看到王老师评讲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一会儿就讲完了。大家就又都去复习语文考试了。

事后，课间休息。我喜欢去办公室溜达，跟老师聊天。方圆，是前排的一个女生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有共同爱好，就爱去老师那儿谈天说地，这点爱好跟我很合得来。我们两人到了办公室，先到王老师座位旁，看她批改作业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老师突然反应过来，听见她自语道：哎呀，我得去道个歉。于是起身快步走到陈老师座位前道歉，说她本来没那个意思，不巧正好占了语文的时间。我本以为陈老师会原谅她，很快把这件事一笔带过。没想到陈老师严肃地说：“今天是语文期中考试，（早上）这个时间是我（用来复习）的，你借去讲英语，那学生该怎么应考？”王老师一再道歉，陈老师脸色才稍微平和了些。这时（陈老师）又看到我和方圆两人扶着办公室的栏杆站着，像看戏一样，（顿时）勃然大怒，呵斥道：“你俩在这儿看什么戏？回去！”我们俩平时也爱在陈老师座位旁站着看她批改，习以为常了，今天突然见她发怒，吓坏了，飞快地逃回教室，一整天都不敢再去探看了。所以也就不知道后来（两位老师）的情况了。

后来我常常思考这件事。陈老师，是语文的好老师，教学有方，为人严格；王老师，也是英语的好老师。英语知识点琐碎，生词又多，不像语文篇篇都是课文可比，课业难以在平日全部完成，是常态。王老师身为英语老师，不

像有的老师那样放弃少量作业不管，（而）一定要让所有学生都完全明白，这点不能不表扬。她看到自修时没有其他老师来我们班上课，所以急着想借一小会儿时间来完成英语的作业评讲，可见她也是见缝插针，精打细算。陈老师、王老师，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他们在学生面前，都克制忍让了，可是王老师的好心与敬业，最终却还是惹得陈老师不高兴而被说。陈老师又有什么错呢？也没有。语文先考，按常理说，早上的时间本该属于她，讲评也只有她才能来（占用）。

这事至今记忆犹新。且不论校规如何，日程松紧，单说这件事，是谁的过错呢？幸好两位老师互相谅解，没有让学生们看到（冲突）。我如果以后也从事这个职业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该怎么评判（是非对错）呢？那时的学生们，被考试所困，疲惫不堪，恐怕最希望看到两位老师在门口大吵一架，互不相让，好让他们拍手叫好（看热闹）。但我当时的思考已经不止于此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一日（2025年7月5日）。

——又见我与方圆二人抚办公室之杆而立，如观戏然，勃然大怒，喝曰：“汝二人于此处何为？可速退！”



## 第貳则 隐士初现课堂寂 误作“牛”声众生默

申沪之地，初二始习格物。课序渐进，自测量、声、光，至于力学。

时，众生多已习于课外，或预闻于塾师。傲骄者、博学者，咸听讲颇疏略。余自知学浅，虽亦有习于课外，未尝不听。有郁姓同窗，性孤介，鲜交友，尝与同侪齟齬，至相搏之境。众生少喜之。然其理科之基尚可，尤善算学。忆初一时，算学尝列前茅。初二间，因故久旷课。

格物先生陈氏，名媛。初二始授格物，其授我班课业，故几不识郁生。前观名册，见其久不至，尝戏言曰：“郁某者，神秘人物也。”一日，郁生忽至。适陈师讲力学毕，有浅易之数题，遂命诸生开火车以应。及郁生，神色踟蹰。余视媛之色，不解也。余才疏，学亦犹艰，是以深悯同窗解题之困。然忖此题甚易，所据之理亦甫授，实不解其何以喁喁。忘媛曾提示否，终之，其声细若蚊蚋，答曰：“应为五‘恩’。”（N应作“牛”，读若“恩”）众生亦未笑，但觉窘迫难言。盖其至稀，性复异，故众皆默然。场中竟生不当之寂。倘他人若此，必有哗然也！陈师亦稍窘，徐言曰：“啊，此当读‘牛’，非

‘恩’也……可坐。”郁生遂坐。后亦无他异，众各如常。

后余深省之。其喁喁之根，竟在“牛”字之读，诚初念不及也。此亦释其何以于极易之题而滞。然此乃表象。余当时即思：纵华育一流之学府，恐诸师亦未料有生困于斯。将何以处之？众已习半期，无复惑于此，将何以示关切于斯生？岂能曰：“汝久旷，故不知乃常”，而期以安之耶？众皆视此为常识，匪夷所思也。亦或于堂毕，密召其至，曲加慰之耶？此举若小题大作，实属无益，或反致其弊。

郁生彼时心境，私以为可谓百味杂陈，茫无所措矣！陈师之对，未知至善否，然可谓中规合情。

为师者临一班，虑者常在众矣。或有生之惑，以师之博学而大明，恐难自其位而思，亦难逆料其困竟在斯。故曰：多师喜教根柢厚者，而能起众生、博众肯、虑及幽微者，至难能而可贵也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。

白话译文：

在上海这边，初二才开始学物理。课程按顺序推进，从测量、声学、光学一直学到力学。

那时，大部分同学都在课外学过（物理），或者在外面补习班提前听过，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，或者真正厉害的大佬，上课听讲就都比较随意。我自己知道学得不够好，虽然也在课外学过，但上课还是会听。班里有个姓郁的同学，性格孤僻，没什么朋友，曾经还和同学闹过矛盾，甚至到了动手打架的地步。同学们少有喜欢他的。不过他的理科基础还可以，尤其数学不错。记得初有的时候，数学还考过班级前几名。初二有一段时间，他因为一些原因很久没来上课。

物理老师姓陈，名字叫媛。初二才有物理课，她开始教我们班，所以几乎不认识郁同学。之前看名单的时候，见他一直不来，还打趣说：“郁某某，是位神秘人物。”有一天，郁同学突然来上课了。正好陈老师讲完力学知识，有一些简单的练习题，就让同学们开火车（一个接一个）回答。轮到郁同学时，他神色犹豫不定，显得很紧张。我看了看陈老师的脸色，（她也）不明白（他为什么这样）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学习也挺吃力，很能体会同学解题时的困难，但心里想这道题实在很简单，依据的知识点也是课上刚讲过的，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吞吞吐吐答不上来。忘了陈老师有没有提示他，最后，他低声回答说：“答案应该是五‘恩’。”（力的单位“牛顿”的符号是N，应该读作“牛”，他却读成了英文的“恩”）。同学们也没笑，只是觉得特别尴尬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因为他来得太少，性格又比较特别，所以大家都沉默了。教室里竟然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安静。要是其他同学这样回答，大家肯定会起哄笑起来的！陈老师也有点尴尬，慢慢地说：“啊，这个应该读‘牛’，不是‘恩’……坐下吧。”郁同学就坐下了。后来也没发生别的事，大家各自照常上课。

事后我深思了这件事。他卡壳的根本原因，竟然出在“牛”字的读音上，这确实是刚开始完全没想到的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这么易于计算的题目上卡住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我当时就在想：就算是在华育这样一流的学校，恐怕老师们也预料不到会有学生卡在这种问题上吧。那该怎么处理呢？同学们都学了半个学期了，没人会在这上面有疑问了，该怎么向这位同学表达关心呢？难道说：“你很久没来，所以不知道这个（常识）是正常的”，然后期望用这个方法关心他？大家（恐怕会）觉得这是常识，感到不可思议。或者等下课以后，悄悄把他叫到一边，委婉地安慰他一下？可这样做像是小题大做，没什么意义，反而适得其反。

我私下猜想，郁同学当时的心情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！陈老师当时的应对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，但可以说是合乎规矩、合情合理的吧。

老师面对一个班的学生，考虑问题常常着眼于大多数。有些学生遇到了困惑，因为老师学识渊博、理解透彻，恐怕很难站在那个学生的位置上去想问题，也很难料想到他的困难竟然是在这种地方。所以说：多数老师喜欢教基础好的学生，而那种能把所有学生都带动起来、获得大家普遍认同、并且能考虑到那些细微难察之处的老师，真是太难得、太可贵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二日（2025年7月6日）。

——岂能曰：“汝久旷，故不知乃常”，而期以安之耶？

### 第叁则 郭海平临屏课体勤 沈贵客窃号录文忙

庚子年春，疫疠骤起，寰宇皆惊。时余方居初三，临中考之期。为防疫故，阖城闭户，学堂亦罢。乃用伯索学台，居家受课。晨昏如在校时，然所授者，皆师预录之影音也。课业须线上呈，间有考测，亦于家中为之，师则于台端批阅。

尤奇者，体育之课亦未废。有师者录演于前，吾侪效颦于室，且须传三影为证。初时无不颇觉新异，久之，同窗多倦怠，或置课业，或事嬉娱。余性素谨，况尚无机可戏，每课必依式操演，摄影上传，未尝懈怠。且为护目计，辄映影于壁屏（电视），随师所导，挥汗习练。

伯索之制，一账号不可并时两登。偶以两亲之手机摄卷传之，电脑辄退。然疫中后期，余账号屡现异状：方观体育之影，或自习未半，壁屏忽示“他处已登，请重入之”。大扰体术之兴。须臾复登，以始续前课，旋复退，如是者三四。余初以为台弊，未深究也。盖其时心思，未遑他想，唯重登而已。

后疫稍缓，四五月间，得返庠序，备决中考。迨六月将别，偶与二三子散学同行，闲谈间乃知端倪。此竟同窗沈生所为也！沈生者，性颖悟，尤精数理，然疏懒成性。厌文墨之诵，课常不听，业每迟交，更于初三溺于儿女私情。线上学时，伯索之号乃学籍数，初设之码，众皆雷同。余等朴拙者，不谙机巧，亦无多思，遂未更易。沈生遂得乘隙而入，盗号录文。至后期，余以课业工整、缴呈

恒早，竟成其鹄的。彼时体育、自习之课，正其录文忙迫之际，故余屡遭挤退，此其故也！可一笑矣。

更有趣者，尝记一数学之试，题艰时迫，余仓促交卷。甫毕，遽觉一处谬误，乃极浅显者，恐失分甚，遂仓促更易，重传之。事过即忘。不意沈生忽语余曰：“彼时登汝号，见汝方交复改。”知此非当也，闻之赧然。

此事固堪噓，然余亦深慨沈生之才。当彼数学棘试，余方穷于应付，焦头烂额于交卷之际，彼竟能早毕己业，且有余暇而闲录吾之文。其禀赋之高，可见一斑。使彼初三不溺于情、不荒于嬉、不绝众师之逆耳忠言，则余之理科，纵课内之常，亦难望其项背，况竞赛之逐乎？或可共升一校，续同窗之谊矣。复趣思之：彼时余急登续课，恐扰其录文之兴乎？彼之端，亦当示“他处已登”之警。

一念及此，不觉莞尔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三。

白话译文：

2020年（庚子年）春天，新冠疫情突然暴发，全世界都震惊了。那时我正读初三，面临中考。为了防疫，全城都封闭了，学校也停课了。于是我们就用“伯索”学习平台，在家上课。作息时间跟在学校时一样，早晚上课，不过上的课都是老师提前录好的视频。作业需要在线上提交，中间还会有考试，也是在家完成，老师就在平台上批改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，体育课也没停。有的体育老师会提前录好示范视频，我们在家里跟着学动作，并且还要上传三张照片作为证明。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挺新鲜，时间一长，大部分同学就都懒散了，要么去做别的作业，要么就玩去了。我性格一向认真，何况（当时）还没有手机，（因此）每节课都按老师要求完成动作，拍照上传，从来没有懈怠过。而且为了保护视力，我还把视频投影到电视（壁屏）上，跟着老师的指导，流着汗锻炼。

伯索平台有个规定，一个账号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登录。偶尔我需要用家长的手机拍试卷上传，电脑那边就会自动退出。但是到了疫情中后期，我的账号就经常出现异常情况：正在看体育课视频，或者自习还没到一半，电视屏幕上突然显示“您的账号已在别处登录，请重新登录”，大大干扰了我上体育课的兴致。刚重新登录，想接着之前的课继续上，没一会儿又被挤下线了，这样反反复复能有三四次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平台故障，也没深究。因为当时心思都在学习上，没往别处想，就是一次次地重新登录。

后来疫情稍微缓和了，四五月的时候，我们得以返回学校，准备最后的中考冲刺。等到六月份快毕业的时候，有一次和两三个同学放学一起走，闲聊中才偶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这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沈同学干的！沈同学这个人，脑子特别聪明，特别擅长数学和物理，但是生性懒散。讨厌文科那些要背诵默写的东西，上课经常不听讲，作业总是迟交，更是在初三沉迷于谈恋爱。线上学习时，伯索平台的账号就是学号，初始密码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像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同学，不懂这些门道，也没（往某些方面）多想，于是根本没想到要去修改密码。沈同学就钻了这个空子，盗用账号去抄作业。到了后期，因为我作业做得工整、提交得总是很早，竟然成了他的主要目标。那个时候体育课、自习课，正好是他忙着抄作业的时候，所以我才会频繁被挤下线，原因就在这儿！说起来也挺搞笑的。

更有趣的是，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，题目难时间紧，我匆匆忙忙交了卷。刚交完，突然发现有一处错误，是个非常简单的地方，怕要扣不少分，于是手忙脚乱地修改了一下，又重新提交了。事情过去，我都要忘了。没想到后来沈同学突然对我说：“那时候登你的号，看到你刚交完卷子又修改重交。”我自然知道这是不当的行为，听了真是又惭愧又尴尬。

这件事固然好笑，但我也禁不住深深感慨沈同学的天赋。那次棘手的数学考

试，我正焦头烂额地应付，忙着在截止时间交卷，他竟然能早早写完自己的卷子，而且还有多余的时间，闲来而来抄我的作业。他的天赋之高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要是他初三不沉迷于谈恋爱、不贪玩、不把老师们的逆耳忠言当耳旁风，那么我的理科成绩，就算是课内的普通内容，也根本没法跟他比，更何况竞赛呢？说不定我们还能一起考上同一所高中，继续当同学呢。又想到一趣：当时我急着登录回去继续上体育课，恐怕还打扰了他抄作业的兴致呢？他那边，肯定也会显示“您的账号已在别处登录”的提示吧。

想到这儿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三日（2025年7月7日）。

——使彼初三不溺于情、不荒于嬉、不绝众师之逆耳忠言，则余之理科，纵课内之常，亦难望其项背，况竞赛之逐乎？

## 第肆则 刘达课设英文歌 稚子声呈百态殊

预初之年，除洋文正课，复有口语之课，周授一节。余至今犹惑其设课之深意何在。所授者非外师，所考者非中考所及，所述之务，洋文课内尽可涵之。彼时亦未尝觉其之异，不过多作英语攀谈耳。况诸生甫离小学，口语之稚嫩，可知矣，课堂之务，于今审之，不过嬉笑。及预初下半，乃为洋文师兼授，课业不及则占之；偶得暇，则令诵指定篇目，期考犹有抽背之役。忆为备考，周末游迪士尼之际，不惜犹诵口语不辍，尤苦《十日女王》一篇。幸终考抽得，喜而势气大作，熟诵方数句，即为师首肯而止，乃过。

上半岁，尚行此“殊”课。师刘氏，西名 Linda。时甫入初中之堂，知往昔年有顽童戏称“刘达”

（Liuda），已然成例。每课始，师生问礼，好事之男生辄高呼“刘达”，而淑女辈则力维正声。期中，师忽命一务：诸生各备洋文歌谣一首，于堂上献唱。吾班依学号奇偶析为二小班，人数既寡，尽唱毕则一二课而已。余时亦奇之，觉此务无谓，幸无正式考校，否则恐徒增厌憎矣。

余幼未习讴，茫然不知所择。偶闻《故园路》（Country Roads），以其调简，家慈遂劝习之。习之有日，娴熟能诵。余，朴拙者也，乃登堂清歌，未假丝竹。其时心颇自许，以为必佳。然观者师友，神色平平，无甚嘉许，盖平平无奇耳。而同辈之赞

许，多居于炫技惊艳，飞音浪唱者也。群赞奇声炫技，然顾其音律，吾茫不能记。有二姝，合唱《疯狂动物城》之曲，余以为佳妙，至于时心许是冠与否，不复记矣，然其声其情，独萦怀，而得余之私肯。复有苏生者，掌算学课业，镜片厚覆，性最朴讷，众目为至诚君子。彼所歌者，乃《小星星》也。其歌甫出，余觉无奇，然环顾同窗，多有忍俊之状。课毕，多议炫技惊艳者，或窃语曰：“子闻乎？苏某竟歌《小星》，嘻！”

此课终非大考，众皆安然过矣。其课设，实尴尬。华育翹楚，若欲为特，当极增其度，课课操练听读写，辅以考校；若为虚设，则任其悠游，自习可也。今则课务烦而效微，所得所忆，俱甚寥寥，不伦不类。而余观诸生之态，始知“流俗”为何物。然余心颇纳朴诚勤勉者。苏生歌喉虽凡，不可盛赞，然则其力备之迹昭然；二姝之唱既佳，其功亦显，余遂善之。至若己身，歌艺本常，虽诵之流利，而曲凡技平，未留深痕于人，亦理之常也。

近时，偶又闻《故园路》之音，怅然若失之情，倏忽盈怀，叹韶光之易逝，童年之难再。嗟乎！乃亟存之于网易云“吾爱”之列，聊寄追思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四。

白话译文：

预初那年，除了正式的英语课，还有一门口语课，每周一节。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设置这门课是否有意义。上课的不是外教，中考也不涉及，教的内容，在英语课里完全可以覆盖。那时候也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，无非是（在这门课上会）多用英语说说话罢了。况且同学们刚从小学毕业，口语水平有多稚嫩可想而知。现在回想，课堂上的事，不过是嘻嘻哈哈罢了。到了预初下半学期，竟然变为由英语老师同时教英语和口语，英语课来不及讲完就直接占用口语课；偶尔有时间（上口语课），就让我们读一本指定册子上的语篇，期末考试还有抽背的任务。记得为了备考，（有一次）周末去迪士尼玩，还不惜不停背口语课文，最痛苦的就是背《十日女王》那一篇。幸好期末考试恰抽到了这篇，我特别高兴，士气大振，才熟练地背了几句，就被老师就点头示意停下，让我通过了。

上半学期，还在上这门“特殊”的课。老师姓刘，英文名叫 Linda。那时我们刚进初中，得知往届有调皮的同学戏称她“刘达”（Liuda），已经形成了惯例。每次上课开始，师生问好，喜欢多事的男生们就故意高喊“刘达”，而文静的女同学们则努力维持正确的称呼。期中时，老师突然布置了一个任务：每个同学准备一首英文歌，在课堂上表演。我们班按学号奇偶数分成两个小班，（每个小班）人数少，全部唱完也就一两节课的时间。我当时也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奇怪，感觉没什么意义，幸好没有正式的考试，否则恐怕只会让人更讨厌。

我从小没学过唱歌，挺迷茫的，不知道选什么歌好。碰巧偶然间，忘了什么缘故，听到了 Country Roads，觉得它曲调简单，妈妈就鼓励我学这首。练习了一段时间，背得很熟练了。我是个老实淳朴的人，在课堂上清唱，没有用任何伴奏。那时心里还挺自信，以为肯定唱得不错。但是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情，都很平常，没什么特别赞许的意思，大概就是平平无奇吧。而同辈同学们的称赞，大多集中在那些炫技惊艳、飙高音秀唱功的同学身上。大家都赞美这些奇特的歌声和技巧，但具体唱了什么，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（但记得）有两个女生，合唱了《疯狂动物城》的主题曲，我觉得唱得很好。至于当时心里是不是认为她们唱得最好，已经记不清了，但她们的声音和表现，独独让我记在心中，私下里很认可。还有一个姓苏的男生，是数学课代表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性格最是朴实内向，大家都觉得他是最老实可靠的同学。他唱了《小星星》。他刚唱出来，我觉得挺正常，但环顾四周同学，很多人脸上都忍不住想笑的样子。下课后，大多数同学在议论那些唱功惊艳炫技的表演，也有的同学偷偷说：“你听说了吗？苏某某竟然唱《小星星》，嘻嘻！”

这门课毕竟不是重要考试科目，大家都轻松通过了。这门课的设置，其实挺尴尬的。华育作为顶尖学校，如果想把口语课办成特色课，就应该极大地增加强度，每节课练习听说读写，再加上考试；如果当成水课，那就该放任大家



（随意对待），（甚至在课上）自习也行。现在这样搞得课上的工作不少效果却不大，学到的东西、留下的记忆，都很少，有点不伦不类。我观察同学们对不同表演的态度，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“流俗”。但我心里还是很接纳那些朴实诚恳、努力准备的人。苏同学唱歌水平虽然一般，不值得大加赞赏，但他努力准备的痕迹很明显；那两个女生唱得又好，下的功夫也看得出来，我就很欣赏她们。至于我自己，唱歌水平本来就普通，虽然背得流利，但选的曲子普通，唱得也一般，没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

前段时间，我偶然又听到 Country Roads 这首歌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突然涌上心头，感叹时光飞逝，童年一去不复返。唉！于是赶紧把它存进了网易云音乐“我喜欢”的歌单里，姑且当作对往昔的追思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四日（2025 年 7 月 8 日）。

——华育翹楚，若欲为特，当极增其度，课课操练听读写，辅以考校；若为虚设，则任其悠游，自习可也。

## 第伍则 争锋课堂竞举语 破茧终成见舵功

自预初至初二，国文授业者陈师琦也，性严毅，课业法度森然。于诸生平时之绩，满百者也，特置“举言”之目，占十五分。令曰：“期课毕，举必十五次乃满。”众初闻之，惶惶然莫知所措，视之重逾山岳。及后乃悟，虽期中期末会试，亦不过尔尔，况此细务乎？然彼时懵懂，唯谨遵之。每课甫下，师辄呼：“登举手之绩！”则众生蜂拥讲台，报学号以录，喧阗如市，然虚报者，余以为必无也。

夫同窗辈，方脱童蒙，解文析义，识见尚浅。一课之疑，鲜有能一语中的者。往往始一人答，或中其半，或触其边；师必更点他人续之，或再点三四人，甚者六七子迭出，方能穷其底蕴。其间有摸索得其一“点”者，有环其“点”而不得入者，师复易人补苴，如是迁延，或至一刻之久。然诸生所答，皆出本心，遂故必录其举，良也。久之，众亦悟答未全非过，但有所得，辄敢举腕陈之。琦师设此分以激思辨、砺胆识，其初志或遂矣乎？然课业日艰，悬鹄益高，兼有同窗性讷，畏于举腕，终成师所罕点之稀客。故预初首期，举分全满者尚众；洎乎初一、初二，则日稀矣。余虽间有言不及义时，然频度颇中绳墨，故每期皆获全分。

复有一趣象：凡析今文之用、古文之义、人物之形，若经五六子答而未竟，终有一人吐纳关键，尽释师

怀。师必欣然色霁，命之坐，乃示正解于屏，令众录之。斯时也，余尝观“终结者”面有得色，俨若独破重围、一锤定音者。尝有一姝，凡为“终结者”者二三，落座则脊倍挺直，录屏上之文，笔端尤见端肃勤谨。斯情斯景，诚可玩味也。

忆最深者，《易色之龙》（《变色龙》）终课之时，须析留朵夫之形神。课将竟，而点睛之语未得。师生咸亟，师色微愠，乃示曰：“四字成语耳！”众益焦灼，争欲合师意而竟其功，然仓促间，连试三四子，皆未中的。余忘乎己思之未得，抑或举而未点矣。终得“见风使舵”一词。嗟乎！此词熟稔者众，而临场竟成盲点，窘迫可知。

举言之益，诚非浅鲜。及初三，易他师，善者诚不亚琦，然专务应试，鲜课新篇，此制遂弛。洎乎高中，举腕者益寥落。将临殿试，通者或寐或伏案自治，劣者则私语嬉游；困者愈噤声。间有师重互动，则直点其名，自愿举腕者几稀矣。当是时也，未尝不微忆昔时：同窗或争先，或逡巡，顾盼相询，稚气犹存。若夫《侍坐》论道之仪，咸复故礼，师嘉其思之诚，奖其勇之试，焕然一派纯真向上之象，不亦美乎？然可复得乎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五。

白话译文：

从预初到初二，教我们语文的是陈琦老师，她性格刚强严厉，对课堂规矩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。在同学们的平时成绩（满分 100 分）中，她特别设置了“举手发言”这一项，占了 15 分。她规定说：“这学期结束前，每人必须举手发言满 15 次才算满分。”大家刚听说时，都慌得不知所措，觉得这事比大山还重。后来才明白，就算是期中期末考试，也没想象中那么重要，更别说这种小项了。不过当时年纪小，不懂这些，只能老老实实照做。每节课刚一下课，老师就立刻高喊：“登记举手成绩！”这时一大群同学就会像赶集一样涌上讲台，报自己的学号登记，场面乱哄哄的。但我相信，绝对没人敢虚报次数。

同学们那时候刚脱离小学，理解文章、分析含义的水平还比较浅显。课堂上一个问题提出来，很少有人能一句话就答到点子上。常常是第一个人回答，可能只说对了一半，或者擦了点边；老师就一定会再点其他人补充，有时要点三四个，甚至六七个同学轮番上阵，才能把答案完整拼凑出来。这过程中，有的同学是摸索着答出了一个“得分点”，有的则是一直绕着那个“点”转，就是说不准确，老师只能再换人补上。这样来回折腾，有时能花掉十分钟。不过同学们的回答都是认真的，所以当然要算作举手成绩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也明白了：一次没答全或者答不好不是问题，只要有点想法，就敢举手说出来。陈老师设置这个分数，本意是为了激发我们思考和锻炼胆量，她的初衷大概算是达到了吧？但随着课程越来越难，要求越来越高，再加上有些同学生性内向，害怕举手发言，成了老师很少点到的“稀客”。所以预初第一学期，举手分拿满 15 分的人还挺多；到了初一、初二，能拿满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我自己虽然偶尔也有发言质量不高的时候，但总体上把发言次数控制得挺好，所以每学期都能拿满分。

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：凡是分析现代文的作用、古文的意义或者人物形象这类问题，如果经过五六个人回答还没完整，最后终于有个人说出了最关键的那部分，完全解开了老师的心结（答对了）。这时老师必将会露出温和舒适的表情，让他坐下，然后把正确答案显示在屏幕上，让大家开始记笔记。这个时候，我注意到那个“终结者”脸上往往会露出怡然自得的神色，俨然一副独自突破重重包围、一锤定音解决了问题的样子。记得有一个女生，她有两三次当上“终结者”时，坐下后腰杆挺得比平时更直，抄写屏幕上答案时，光看那架势就能感觉到她写得特别认真、特别端正。这种情景，真的挺值得玩味的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讲《变色龙》最后一课时，需要分析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。课都快结束了，但那个画龙点睛的核心词就是说不出来。老师和学生都很着急，老师的脸色都有点不好看了，就提示我们说：“是个四字成语！”大家更着急了，都想“配合”老师赶紧完成这“最后一击”，也顾不上多想，不停地尝试。但仓促间，连续叫了三四个同学，都答得不准确。我忘了自

己当时是没想到答案，还是举了手老师没叫我了。最后终于有人说出了“见风使舵”这个词。唉！这个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可到了课堂上紧张的环境下，竟然成了大家的盲点，那份窘迫可想而知。

举手发言的意义确实不小。到了初三，换了另一位语文老师，水平诚然也不比陈老师差，但她专注于中考复习，很少上新课了，这个（举手发言）制度也就慢慢废弛了。等上了高中，主动举手发言的人就更少了。临近高考的时候，已经学会了的同学，要么睡觉，要么自己做作业；恶劣一点的就在底下偷偷聊天、玩耍；不会的同学就更不敢吭声了。偶尔遇到重视课堂互动的老师，也会直接点名让同学回答，自愿举手的人几乎绝迹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就不免会有点怀念从前：同学们有的想争着发言，有的犹豫着看看同伴的态度，脸上还带着点稚气。要是课堂上能像《论语》里孔子和弟子们坐着讨论（《侍坐》篇）那样，（大家）都恢复以前的那种礼数，老师肯定每个认真思考的同学，鼓励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的尝试，展现出一种最真实的阳光、积极的状态，不也很美好吗？可是，还能再见到这样的情景吗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五日（2025年7月9日）。

——当是时也，未尝不微忆昔时：同窗或争先，或逡巡，顾盼相询，稚气犹存。

## 第陆则 小礼堂困盹遭掌掴 隔双座传警为奉师

庠序无广厦，唯设一堂，号曰多功能厅。凡开学毕业之典、考试布策之会、名人讲席、艺演文娱，咸集于此。初至者，人皆矜持；日久，则或生怠心。尝有博士鸿儒开坛设讲，或艺伶献技，以其无关乎课业中考，遂有生或伏案疾书，或蒙头就枕矣。

余素以会场酣眠为非礼。然台上者，实难察后排之动静。设若其事无关痛痒，枯索无味，则或书或寐，岂非人情乎？然初中诸师，尤严毅者，常厉色申饬，警诫不安分者，盖欲砺诸生之基本德操也。余性循规，故亦不越此恣纵之行。

忆初二时，尝有讲座或演事于斯厅，内容类乎闲杂，无关乎学。吾班列坐后排偏左，记尤新。余向不假寐于堂，且后排晦暗，亦绝不能以治业。然彼时不知何故，困惫难支，或缘数夜读过甚。况讲演枯燥，亦无甚动心骇听者。人处此境，鲜有不倦者。余虽强抑其意，终觉力竭，念及位处后排、同侪亦常有此态，遂不意强撑，乃阖目小憩。

方迷蒙间，遽觉颊上剧震，茫然惊寤，未辨所以，复遭一击！急顾视，乃裘姓同窗所为也。其座与余隔二三子，乃探身挥臂，越人而击吾面。余性素淳朴，鲜与人争，然值此情境，虽木石亦难无愠。彼或觉隔座呼告不便，见余已醒，急遽吐一二词，便缩身归座。余方昏沉，唯记其意略云勿眠之意耳。再睨廊隅，则班

主李师方注余，目露不悻。李师少壮，性颇朗豁，然遇生徒失仪，则严甚。裘生平日活跃，身虽不伟，而性爽直，声洪语疾，师亦常假以诸务。余忖度，必李师示意其警余，故亦不复置喙。神气顿复，自不复困矣。

事固微末，然当时实令余震骇。所骇者，非李师欲止眠，亦非假裘生传警，乃裘生乃施此道于同窗也。忆小学时，或有此事，过即忘矣，平平耳。至于初中，虽他人盖视为同窗间分寸小节而不深究，然心中岂无芥蒂乎？事后，裘生似尝向余释曰“隔远呼之不醒”云云。余与世无争，自无多言。然窃谓：令中间者传语，或使轻拍以达师意，岂非至简？何须奋臂探身，力竭而击，失手及颊，斯亦太甚矣，无益矣。止可谓裘生性直而少虑，余则过虑于纤微乎？

复思之：他日若为师，或更体察生之情状。纵在讲席，倘因力学过勤而困者，余必容其憩，甚或课后存问；若精力充沛而疏怠者，无论学业良窳，余必警其专心受教，慧者绝不免。至于已然伏案而眠者，倘寻常生偶一为之，则轻拍醒之，诫其留意；若屡诫不悛、桀骜难驯、家校共纵者，余亦懒顾，良言既尽而不听，则必听其自专。为学，所以图己之来日也。但使勿扰他人斯可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六。

白话译文：

学校没有大礼堂，只有一个多功能厅。所有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讲考试安排的会议、名人讲座、文艺演出等等活动，都安排在这里举行。刚进学校时，大家都很拘谨守规矩；时间一长，有些人就开始松懈了。有时候请教授、大学者来做讲座，或者有善于艺术表演的同学来表演，因为觉得这些活动跟课业、中考没关系，就有同学在底下写作业，或者干脆埋头睡觉。

我向来认为在会场睡觉是不礼貌的。不过，台上的人确实也看不到后排同学的动静。如果事情无关紧要，内容又枯燥无味，那么在下面写作业或者睡个觉，不也是人之常情吗？但初中的老师们，特别是那些严厉的，经常板着脸训斥，警告那些不安分的同学，说到底就是想磨练我们的基本品德素养。我性格比较循规蹈矩，所以也不赞成这种随意放纵的行为。

记得初二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多功能厅举办讲座或者演出，内容大概是些无关紧要、跟学业没啥关系的。我们班被安排坐在后排且是靠左边一侧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打瞌睡，而且后排光线昏暗，也根本没法写作业。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，特别困，撑不住了，可能是前几天学到太晚了。加上讲的内容又很枯燥，也没什么吸引人、让人激动的东西，人在这种环境下，很少有不犯困的。我虽然强忍着睡意，但实在觉得筋疲力尽，想着自己坐在后排，其他同学也常有这种情况，就觉得没必要硬撑着了，于是闭上眼睛打了个盹。

正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脸上被重重打了一下，一下子惊醒过来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紧接着又挨了一下！急忙扭头看，原来是一个姓裘的同学干的。他的座位跟我隔着两三个人，（他）是探着身子，伸长胳膊，越过中间的同学打到了我的脸。我性格一向朴素老实，很少跟人争执，但当时那种情况，就算是木头人石头人也忍不住要生气啊。他大概是觉得隔着座位喊话不方便，看我醒了，急急忙忙说了一两句话，就缩回身子坐好了。我当时昏昏沉沉的，只记得他说的是大概是别睡觉了的意思。再往走廊那头一看，班主任李老师正盯着我呢，眼神里明显带着不高兴。李老师比较年轻，性格挺开朗活泼的，但是遇到学生表现不好，就非常严厉。裘同学平时很活跃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性格直爽，嗓门大说话快，老师也经常让他帮忙做些杂事。我猜肯定是李老师示意他提醒我的，所以就没再多说什么。人醒了精神一下子就好了，自然也就不困了。

这件事虽然很小，但当时确实让我很震惊。让我震惊的，不是李老师想制止我睡觉，也不是让裘同学来传话提醒，而是裘同学竟然用这种方式（打脸）来对待同学。回想小学时，偶尔也有这种事，过去了也就忘了，很平常。但到了初中，虽然别人可能觉得这只是同学之间分寸感的小问题，不会深究，但心里能不留点疙瘩吗？事后，裘同学好像跟我解释说“隔太远叫不醒”之类的。

我这个人不爱与别人争斗，当然也没多说什么。但我私下里想：让中间的同学传个话，或者让他们轻轻拍我一下，传达老师的意思，不是最简单不过了吗？何必费那么大力气伸长胳膊，力竭了就拍过来，结果不小心打到脸上，这也太过分了，也没有必要了吧。只能说裘同学生性耿直、（做事情）考虑得比较少，而我则在小事上想得太多了吧？

我又想：以后如果自己当了老师，可能会更体察学生的具体情况。即使在课堂上，如果是因为学习太用功而累得犯困的学生，我一定允许他休息，甚至课后还会去关心；（但）如果是精力充沛却懈怠不认真的学生，不管他成绩好坏，我一定会提醒他专心听讲，成绩好的也绝不放过。至于那些已经趴在桌上睡倒的同学，如果是普通学生偶尔一次，我就轻轻拍醒他，提醒他注意；如果是那种屡教不改、桀骜不驯、家长也不管的，那我也懒得管了，好话说尽了还不听，那就随他自己去吧。学习，终究是为了自己的将来。只要他不影响别人就行了。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六日（2025年7月10日）。

——何须奋臂探身，力竭而击，失手及颊，斯亦太甚矣，无益矣。

## 第柒则 双怡映照严师影 一谑失言同窗情

初中三载，授算学者，蔡师怡婷也。其兼教吾班与邻班，名望素著，诸生印象尤深。多有卒业者返庠谒师，首念系于彼，乃非班主李氏。蔡师年齿稍长，经验宏富，侪辈师者咸敬畏之。身量颇矮，几日日蹶高屐。行步生风，待生严毅，算学之课，无敢攫锋者，然实存关爱。众私号曰“蔡帝”，或谓其乃“泼辣凶狠”之具象也。及课业，有顽劣生稍不留神，微作小态，彼方板书，脑后若生目，立叱曰：“立之后！”声震梁尘，令当事者股栗。课中，又复频呼其素挂者而作答，或疏于听讲之生而答问，一察不专，立命鹄立后排。久之，竟有厚颜男生，课始辄自趋后排，师诘之，则云“欲醒神”，蔡师亦弗知奈何。

洎乎高中，级长，吴师静怡者也，中年女史也，闻未婚。授国文，然未教吾班。性亦关爱生徒。然殊异：时而髻蟠高耸，脾气稍乖，言且吃吃，复佐以娇爱之音，腔调颇奇。平素多能解十六七少年心，级会间或插科打诨，语涉他务，似非可怖。闻邻班同窗言，其国文课亦饶趣味，常逸出课本，广征博引，语锋所至，每忘归途，迫近期中，彼班课业已不及，而古文注本，更犹不尝圈点重点词，至相借吾班而观之境。然其望之俨然，皆以为手段必了得，诸生鲜有不慑者。后吾届高考大捷，入清北者，罄竹难书，吴师或膺治绩，擢德

育处微职，入枢要；而副级长则继掌下届焉。

双师者，名皆嵌“怡”，并享尊崇，然斯有何涉耶？忆余初入高中之时，于级中同窗多未稔。一日，偕数初中同窗亦入斯校者，共膳于斋舍。言及级中一林姓姝，才貌出众，活跃于众务，而业于众生之会抑或团委。其时已略知其名讳，唯欲确证。一友遽曰：“乃蔡怡婷之‘怡’也。”甚常也。余忽夺声曰：“非也非也，吴静怡之‘怡’也哉！”其声故作谄媚，状极滑稽，至今犹在耳畔。众愕然，旋即拊掌绝倒，更有戏谑余者：“君初中即善逢迎，今更上层楼矣。”复胁曰：“昔在初中，子为算学之代，敬畏蔡师若此，他日谒师，必以此言告帝也！”

亦不自解彼时何遽出此语，恍若未经思虑。斯谑也，究属友朋戏言耶？抑或高一之吾，已习于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之谀辞，冲口而出耶？窃以为，盖因共膳者皆初中同窗，于蔡、吴二师掌故烂熟，复可倾盖无隐，乃平生挚友数子耳。噫！惜乎今入大学，纵有高中同窗共校，或初中同窗异校而幸再同庠者，亦多散处异院，各营己务。偶遇，唯叙泛泛之谈。来日方长，恐终将分道扬镳，此等戏谑之机，其可复得乎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七。



白话译文：

初中三年，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蔡，名字叫怡婷。她同时教我们班和隔壁班，名望很高，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。很多毕业后回学校看望老师同学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她，而竟不是班主任李老师。蔡老师年纪比较大，经验非常丰富，其他老师都很敬畏她。她个子很矮，几乎天天穿着高跟鞋。（她）走路来气势特别足，对待学生严格认真，数学课上没人敢惹她，但其实对学生挺关爱的。大家私下里叫她“蔡帝”，有同学觉得她就是“泼辣凶狠”这个词的现实化身。到了上课的时候，有调皮的学生稍不留神，做了点小动作，她正背对着大家写板书呢，后脑勺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立刻大喝一声：“站到后面去！”声音大得震房梁，把当事人吓得腿都哆嗦。上课时，她还经常叫那些她比较关心的学生起来回答，或者叫那些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回答问题，一旦发现谁没专心听讲，立刻命令他站到教室后面去。时间长了，竟然有些脸皮厚的男生，一上课就自己走到后面站着，老师问起来，就说“想清醒清醒”，蔡老师拿他也没办法。

等上了高中，年级组长姓吴，名字叫静怡，是个中年女老师，听说还没结婚。她是教语文的，不过没教我们班。她对学生也挺关爱的。但（她）比较特别：有时候盘一个很高的发髻，脾气有点古怪，说话还有点结巴，再加上那种很嗲的声音，说话的腔调让人觉得很奇怪。她平时多能理解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心思，开年级大会时偶尔会开开玩笑，扯到别的事情上去，看起来好像并不可怕。听隔壁班同学说，她上语文课也挺有意思，经常脱离课本讲，天南海北地补充很多内容，讲着讲着就忘了回到正题，结果快到期中考试时，他们班的古文助读课本上的重点生词都没来得及划，（那些同学）到了只能借我们班的课本去看的境地。但是，她看上去就是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，大家都感觉她手段肯定很厉害，学生们基本没有不害怕她的。后来我们这届高考考得特别好，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多得数不过来，吴老师可能因为治理有方，被提拔到德育处担任了个职务，进入学校领导层了；而原来的年级副组长则接任了下一届高一的年级组长。

这两位老师，名字里都带个“怡”字，都很有地位、受人尊敬，但她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记得我刚上高中时，对年级里很多同学都不太熟悉。有一天，和几个初中同班也考上这所高中的同学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。聊到年级里一个姓林的女生，才貌出众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在学生组织（学生会或团委）里做事。（大家）当时其实已经大概知道她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了，就是想确认一下。一个朋友立刻就说：“是蔡怡婷的那个‘怡’字。”这说法很平常。我突然抢过话头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吴静怡的那个‘怡’字呀！”说话的腔调故意装得谄媚讨好，样子滑稽可笑，（这话）到现在好像还在我耳边。大家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拍着桌子大笑起来，还有人打趣我说：“你初中时就擅长拍马屁，现在更上一层楼了啊。”还威胁我说：“以前在初中，你当数学课代表的时候，对蔡老师敬

畏成那样，以后回学校看她，我一定把这话告诉‘蔡帝’！”

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好像根本没经过大脑思考。这个玩笑，到底是朋友间的戏言呢，还是高一的我，已经习惯了这种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的奉承话，脱口而出了呢？我私下里想，大概是因为一起吃饭的都是初中同班同学，对蔡老师和吴老师的事情都特别熟悉，又可以无话不说，是关系最铁的几位好朋友了吧。唉！可惜现在进了大学，就算有高中同学在同一个大，或者初中同学高中不同校但大学又幸运地同校的，也大多分散在不同院系，各自忙自己的事情。偶尔遇到，也只能聊些普通话题。日子还长着呢，恐怕最终大家都会各走各的路。开这种玩笑的机会，还能再有吗？

记于乙巳年六月十七日（2025年7月11日）。

——斯謔也，究属友朋戏言耶？抑或高一之吾，已习于逢场作戏、哗众取宠之  
谰辞，冲口而出耶？

## 第捌则 点笔检讨事件

（待续）